

雪原年糕

作者：侯紀萍

那是一味嗅覺的死角，縹緲、迷離，捕捉不住，卻堵塞記憶的國道。無論經過再久，我都會記得那顏色、風景和溫度，鑲嵌入流光的印記裡，永遠鮮麗。

江浙血統的朋友說，那是家中除夕夜必吃的一道菜，也是我第一次認識它。蒼茫雪景浮貼著盎然的春訊，鮮翠軟嫩的綠芽，植栽於深白的雪面上。凝雪極深，潑灑的星綠伴隨漸融的油湯鬆動位置，銀碗盛雪，納在八吋白瓷圓盤中。朋友拿起湯杓舀入我的碗，兩匙分量八分滿。多年以後，他的聲音仍如幽靈盤桓耳畔：「嘗嘗看，這就是寧波年糕。」

還在新春期間，盛名的小餐館毫無虛席，我們挨著一面牆坐，服務人員點完菜迅急向廚房吆喝，席間夾雜上菜的唱名聲，爆香騰雲，油煙若霧，即使坐離廚房最遠之處都烘暖異常，宛若懷爐在身。許多人乘興叩門，敗興而出。難得在春節期間營業的名餐館門庭若市，紅漆木的玻璃門外大雨連綿，行人口中呵吐出白濛濛的暖氣。在等菜的空檔，朋友對我解釋寧波年糕與台灣褐黃色甜粿的不同，亦非在來米的發粿。有點類似沒有加開陽和火腿的蘿蔔糕，水分更少，獨具糯米特有的彈性。他強調，還沒有下鍋之前，堅硬如頑石。服務人員端菜上桌，我竟似見到一景季冬最後的暴風雪，一片片不規則濃白色橢圓色形腳印，踏疊在雪原的斜坡上，生命破出柔滑的冰原，著染碎碎新綠。聞到淡雅的小磨麻油香，很多振奮，掩不住的，心在躍動。

糯米遇熱產生的黏稠感，必須費盡以筷子撥進湯匙。我嘗了一口，白色的年糕挺有嚼勁，雪菜在口中爽脆發響，我吃得更慢更小心。朋友說起家中過年的傳統，寧波年糕是家族團聚的儀式與象徵，不知傳襲多少代。祖父來台時，因為物資缺乏常買不到，而他母親結婚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祖母學做寧波年糕。他不疾不徐夾起一塊年糕送入我嘴裡，身外喧囂灌頂，我注視著他開合展圓的唇形變

化，霎時雙耳鳴動全身驚顫，只聽見上下臼齒磨擾的聲音，在口中反覆咬嚼過漫長的一世紀才嚥下。飯畢，他取面紙抹過我的唇，面紙嵌進透明的油膩，晶亮如雪地反光。

那次之後，每個農曆新年，他都邀我分享家族的團圓儀式。好比大年初一子時趕插頭香的民俗活動，不一起吃年糕好似不符禮俗。我們每年都興匆匆的開發不同的店，像閱覽寧波年糕的百科全書，有些加香菇肉絲，有些爆青蔥白蒜，也有肥白的高麗菜葉，或是竹黃的箭筍細絲，而韓式辣炒年糕則還沒開始流行。我最中意養眼漂亮的雪菜年糕，那單純柔韌的白雪之物，滿足熱帶子民的崇雪情結。我不擅用勁咬嚼食物，不斷磨動齧顎關節總讓優雅減分。如果在遇上香菇、肉絲等額外的伴菜，造成牙齒的負擔，一道寧波年糕往往就累壞了我。而桌上還有其他更令我眼亮的菜式，最後盤中總會留下三分之一的雪原寧年糕和飄萍蔥綠。

那些年，年年吃，不究其原因，我總是吃過就忘，彷彿朋友的好，一縷輕淡的麻油味兒，沒有負擔，也不至於唇齒溢香，餘味長留。平素，我絕少記起這道菜，無論獨自清靜用餐，、與人熱鬧小聚，或和知心的朋友吃飯。那是一段生命慢板爵士樂，音色柔細，節奏舒緩，慵懶如寵物貓。我們每一回碰面都要吃飯，從早餐到宵夜，猶如兩隻殷周青銅器上的雙耳饕餮，遍嘗美經物誌上載錄的各省料理和異國美食，在保暖的筵席上，未曾缺過席。朋友能吃也懂吃，雖然也有幾種不明究裡的堅持，不吃普羅大眾都愛的食物(例如雞肉)，面對大部分的食物，他都抱以美食家的心態品味之。我喜歡配合他的啖食習慣。吃，更多時候是為滿足他人。在彼此不拘約束，自由飲食的文化下，朋友每將視相動人、味道凡俗的寧波年糕體貼盛裝入碗，我也以禮如儀的咀嚼吞嚥，樂當一年一次的供奉祭品。

慢慢的，儀式僵化了，我們雖都察覺到，卻仍願意恪守飲食男女的世俗規約，從初始的「有口無心」到後來的「無口無心」。終於在一個執禮疲憊的炎夏夜晚，朋友意外的宣布他的決定，表情凝重地說，在時間的流轉中，兩人早已搭上反向的列車，曾經追尋古老貴族的鼎彝炊器，到頭來證實只是一則傳說。算不上傷懷

的失戀心情，在悶熱的東區街頭，我看著眼前曾經承諾永遠供應光熱的男人，堅決轉行賣冰品，高掛心中赤道的不落太陽，就在瞬間質變為南極的冰棒。突然的，我明白，往後，他只能生活在冰庫中。我強裝雲淡風輕的微笑，就在當下開始收拾一切與他有關的記憶，封凍藏起，長期冬眠在大腦的雪櫃。

然後，為了拔除曾經佔據生命意義的寧波年糕，不連絡以後，我連秀色的南洋名產娘惹糕都不吃。只因它們都留著米製品的血液，我是記憶帝國的殘酷君主，要採行最嚴厲的食物連坐法，沾親帶故者，一律誅九族。

擺脫了慘白的年糕以後，我走入新的生命喜宴，新朋友是充滿活力的美食探險家，重新啟蒙我對食物的認識。味蕾被喚醒，從前沒吃過、不敢吃，都因愛的力量願意嘗試、喜歡嘗試，進而戀上發誓抵死不從之物。又因共食者的趣味可人，美式速食都有一番粗糙的可貴，垃圾食物都能嘗出鬼斧神工。我們活在食物，享受食物，生命的流水曲觴沒有轉折、停滯、淤塞，像醇酒在口中順暢滑落咽喉、食道、腸胃，消化完畢。真的無暇感傷與思念，寧波年糕徹底隱形在記憶的箱底，撩不起慾望，無色無味。

只是好景不長，當賞味期限一過，即使最令人動容的滿漢全席也逐漸腐臭、發餿。筵席早已結束，人去樓空，我還我還耽溺在歡樂的飲宴中自飲自娛，用盡心機將殘羹剩菜回鍋加熱、改良加工。珍品失了味，更使人生病，使人吐，胃爛腸斷，人毀骨散。像是罹患恐食症，我的舌味麻痺、齒牙動搖，起著掇碗的力氣盡失。連開水都沉重如金石，壓碎我的五臟六腑。

大病初癒後，在調養身心的平靜年月中，我咬牙不再上美食的當。每當佳餚在眼，模糊的印象之網每每浮顯一雙虛線之手，溫柔盛起油絲纏綿的白雪，星點翠綠，使力的咬嚼，難捨的下嚥……

身處記憶的宮中，我卻完全遺失寧波年糕的味道，只怪當時年糕和唾液的相處時間太短，斬草除根又太絕。齧噬顎之間還隱約殘留上下噬咬的感動，那圓白肥滾的糯米製品，依偎齒齦面上，深綠淺綠的雪菜梗葉，咯咯在口中頻響，滿嘴的脂膩，尷尬津潤著雙唇，朋友體貼遞過面紙，讓我陷入抵或不抵的兩難。

我撥起久違了的電話號碼，已不是他的家。茫茫人海，朋友終是走入記憶底層的寧波年糕，只能啖物思人了。

鼓起勇氣，我走進第一次去的浙江菜館，銀盤勝雪，潑灑春信，時隔多年，只如昨日。只是，油滑的溶汁顏色略深，香油的氣味偏濃，雪菜葉多於梗，還加了惱人的肉絲和香菇。我招來店家詢問，渴求多年前的原汁原味，於寒冬佳節中嘗過幸福滿懷的寧波年糕。老板提拉驕傲的聲調：「本店都是老師傅，二十年口味不變，這年頭吃不到囉！」

過重的小磨麻油嗆得我反胃，眼前的「雪原年糕」是一道記憶的贗品。當真無法舊味重回，舊夢重溫，舊愛重來。

也好，為了不再記起那誘人的平淡，更為了怕嘗到那平淡之後的不可收拾，決心將我的寧波年糕打包帶走，就讓情感的屍身防腐，讓食物在記憶中永遠保鮮。

走出餐館，寧波年糕就放在十年前的客桌上，發冒著熱煙。幾步之後，我回頭再望，服務人員仍沒空去收拾那一盤完好的菜肴。一個熟悉的身影緩緩拉開紅漆木的玻璃門，走了進去……

漫步回憶的途中，我始終飢腸轆轆，感到恍惚。

出處：2007 年第 29 屆聯合報文學獎「散文評審獎」

96.9.18

賞析：

這是一篇聯合報文學獎得獎的作品。內容結合文字與食物，也是飲食文學跨界的佳作，藉食物寫戀情，文字細膩、考究。我們一般人對食物的認知，不外乎是形狀、顏色、味道，著眼於色、香、味上的描寫，而文字也只是傳達食物與我們在感官或情感上的一種滿足或親切。但是，原來「食物」也可能隱喻了許多情感或秘密，是更貼近生活內容的一種表現方式。

在許多電影中，也曾運用「飲食」來寫情感。如李安的「飲食男女」，西片「濃情巧克力」，都說明了「食物」與人之間微妙的關係。前者，將男女情感、父女親情藉由「菜餚」的製作、品嚐，食物的滋味，咀嚼起來，如同人生那樣，滋味個個不同。後者，藉著食物，販賣夢想和慰藉，在精神和味道征服所有人的心，衝破虛偽的意識型態。

這篇文章對「年糕」著墨很多，而「雪原」、「草原」也是性愛場景的象徵，從這些場景的變換，也寫出了個人情感的成長。「食物」是生活中每日不可或缺的生命養份，而當它成為另一種生命符號、情感記憶時，「食物」就變成是滋養心靈的補藥，適當則可強身，過量則會傷身。

每個人都應該去尋找自己喜愛的味道，慢慢品嚐，細細咀嚼這美好、甜蜜的人生滋味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你喜歡吃東西嗎？「飲食」這件事，能夠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？
2. 你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？喜歡的原因又是什麼？
3. 請與同學分享：你快樂的飲食經驗。

